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第二十六回 救難裔月夜殺解役 請仙女談笑打權奸

詞曰： 郊原皎月星辰杏，見不法肝腸如絞；殺卻二公人，難裔從此保。閒遊未已權奸擾，請仙姬到了。試問這筵席，打得好不好？

——右調《海棠春》

再說連城壁自那晚從趙家澗打敗了雞澤縣軍役，疾走了四□餘里，看天上星光將次漸明，也不知走到什麼地界，隨便坐在一塊石上暫歇。心中算計道：「我今往何處去好？」想了半晌，到處都去不得，惟京中乃帝王發祥之地，紫面長鬚的大漢子斷不止一個，且到那裡再做理會。主意拿定，一路於人少地方，買些吃食餬口，也不住店，隨地安歇。

一日，走到清風鎮地界，天交二更時分，趁著一輪明月，向前趕路。猛見對面有幾個人走來，連忙閃在一大柳樹後偷看。見兩個解役，一個拿著刀，背著行李；一個拉了一條棍，押著個犯人，帶著手靠繩索，一步一顛的走來。走了沒□數步，那犯人站住，說道：「二位大爺，此時已夜深時候，不拘那個村莊安歇罷。此去陝西金州，還有無限程途，若象這樣連夜奔走，不但我受刑之人經當不起，就是二位大爺，也未免過勞。」那拿棍的解役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犯人照前說了一遍。那解役冷笑道：「你的意思說：你是仕宦人家子弟，身子最嬌嫩值錢，孰不知王公犯法和庶民一般？你如今求如個自在豬狗，也是不能。」又見那帶刀的解役道：「耐煩與他說話！我只是用刀背教訓他！」說罷，左手於肩頭托住行李，右手將刀鞘在犯人身上連觸了幾下，又在犯人腰間、腿上踢了四五腳，那犯即便倒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只見那拿棍的解役四下裡觀望；觀望罷，將那拿刀的解役一拉，兩個走離了五六步，唧唧噥噥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少刻，帶刀的走來，口中叫道：「小董！你起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那犯人躺在地下，只不答應。那解役叫了四五聲，反笑說道：「董相公，我的董大爺！你還要可憐我們些。我們也是官差不自由。你既然身子困倦，西南上有座靈侯廟，不過一里遠近，我們同到那邊，讓你睡個長覺何如？就是俺兩個也做個休歇。」那犯人聽了，方慢慢扒掙起。那解役便用手攙扶他，一步步拐著行走，三個人一同往西南上去了。城壁看聽了多時，心下猜疑道：「我在這月光下，詳看那犯人面貌，是個少年斯文人，臉上沒半點凶氣，端的不是做大罪惡的人；倒是那兩個解役，甚是剛狠。方才他二人私語了好一會，又說著那犯人到靈侯廟睡長覺去，莫非要謀害這犯人麼？我想不公不法的事，多是衙門中人做的；他們果若在背間害人，我就再開殺戒，有何不可！」說罷，悄悄的回來。果見有座廟宇，遠遠見犯人同解役轉向廟西去了。城壁大踏步趕來，見那廟坐東朝西，四面牆壁半是破裂，從牆外向廟內一觀，兩個解役坐在正殿階下，那犯人在東邊階下，半倚半靠的倒著。城壁道：「月明如畫，我外邊看得見他們，安保他們看不見我？不如上正殿房上，看他們舉動為妙。」於是循著牆腳，轉到廟後，將右手一伸，左腳一頓，已到牆內；又將兩腳並在一處，將身子用力一聳，即飛上正殿屋簷，隨即伏在房脊背後面，向前院下視。

卻正見犯人，看不見那兩個解役。忽見帶刀解役，反從廟外人來，大聲說道：「我方才四週圍都看過了，此地不通大路，白天尚無人來，何況昏夜，快快的了絕他，與嚴中堂交個耳鼻執證，省得我們走多少路。」又聽得拿棍差人，在正殿下應道：「你說得甚是。」只見那犯人一蹙劣扒起，連連叩頭道：「適才二位大爺的話，我明白了！只求念我家破人亡，我父做官一場，止留我這一點根芽，那裡不是積陰德處？饒我這分小命罷！」說著，在地下叩頭不已，痛哭下一堆。只見那拿棍的解役，向帶刀的解役道：「我平生為人，心上最慈良不過；你看他哭得這般哀憐，賞他個全屍首，著他上吊罷，捆行李的繩子便可用。」那帶刀的解役道：「那有這許多功夫等他上吊？」說罷，便將刀抽出，向犯人面前大步走去。將刀舉起，卻待砍下，猛聽得正殿房簷上霹靂般大喝了一聲；聲落處，早將那拿棍的解役，嚇得從台階上倒扛在階下。城壁湧身一跳，已到院中。那拿刀解役急向後倒退了幾步，急看時，見一紫面長鬚大漢站在院中，也不知是神是鬼。硬著膽子問道：「你，你是什麼？你怎麼從房上下？」城壁道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做的好事！」那解役聽得是人，便膽大起來，道：「管你甚事？我是替朝廷家行法。」城壁道：「朝廷家豈教你在此行法耶？」那拿棍解役見兩人問答，方扒起站在一邊。那犯人見房上跳下人來，與解役爭論，越發叩頭哀呼。城壁道：「解役！你實說吃了姓嚴的多少錢，敢在此做害人事？」那解役大怒道：「老爺們吃了幾百萬兩錢，你便怎麼；是你這樣多管閒事，定與這死囚是一路上人，也饒你不得！」說罷，火匠匠舉刀向城壁頭上砍來。城壁大笑，將身一側，左腳起處，刀已落地；旋即連環腿飛起，右腳響一聲，早中解役心窩，倒在地下。那拿棍解役便任廟外跑，被城壁趕上，右手捉住領項，往後一丟，從廟門前直摔在廟內東台階下。

復身到那犯人面前，將手靠一扭，即成兩半；又將繩索解脫，那犯人只是叩頭。城壁坐在東台階下，說道：「你不必如此，可坐起來說話。」忽見那被摔倒的解役掙命扒起，又想逃走。城壁喊了一聲，嚇得他戰哆嗦站在階前，那裡還敢動移半步？城壁再將那犯人細看，見他生的骨格清秀，笑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何處人氏？今年多少歲了？因甚事充配於你？」那犯人大哭道：「小人姓董，名瑋，年□九歲，江西九江府人。我父叫董傳策，做吏部文選司郎中，與嚴宰相是同鄉。只因我父親性情執古，見嚴嵩父子欺君罔上，殺害忠良；他兒子嚴世蕃較他父更惡。我父發狠，參了他□一款大罪，聖上說我父誣罔大臣，革職一月。後吏部給事中姚燕，受嚴嵩指使，參我父收永不敘用之知州吳丕都銀四千兩，又參收母喪未滿起補之知州梁鉞銀壹千兩。聖上說我父大壞國家銓政，著同本內有名人犯，拿交三法司日日嚴刑拷掠，俱各鍛鍊成案。吳丕都、梁鉞同擬軍罪，將我父斬決，家私抄沒入官，又將我發配金州。自遭此事，家奴逃散一空，惟有一家人董喜，忍饑受餓，常在刑部照料。從發遣小人那日，便步步相隨；數日來，被這兩個解役打傷腿腳，因此董喜患病不能同行。誰知今夜要在此地殺害！若非恩公老爺相救，小人早作泉下人了。」說罷，又叩頭大哭。城壁道：「公子不必悲傷，待我處置了這兩個狗男女再講。」站起來將那踢倒的解役提起看視，已死去了。又將那站著解役叫過來，說道：「快將你身上衣服鞋襪，並死去的都與我脫剝乾淨；再將你二人所有盤費，也盡數交獻。少遲延兩句話功夫，著你立成三段！」這解役那裡還敢說一句，先將自己渾身衣服脫去，又將死解役也脫剝乾淨；打開行李，取出四□多兩盤費，擺放在城壁面前，然後赤條條的跪下，叩頭求饒。城壁也不理他，走去將他捆行李的繩兒取來，在殿外橫樑上挽了個套兒，復下台階向解役道：「這是你留下的科條，賞公子全屍首，你就快去上吊。」那解役恨不得將頭碰破。城壁道：「我們還要走路，沒多的功夫等你。」解役見城壁難說，又與董公子碰響頭，口中爹長爺短都亂叫出來。董瑋見他望生情極，和自己頭前怕死一般，不由得向城壁道：「此人比死去的那個還良善些。」城壁笑道：「這口氣是要與他討情分了。公子止知憐惜他，目前卻不及想其事後。我門此刻放了他，他便報知鄉保地方，即連夜稟知文武官，還不用到日光出時，你我想要走半步好路，比登天還難；那時他就下肯饒你了。」那解役聽了此話，恨不得生出幾百個舌頭，指身說誓。城壁那裡聽他？先用左手將他兩隻手拿在一處；次用右手將他脖項用五指把握住，輕輕往起一舉，離地便有二尺高下；那解役兩腳亂登，沒命的喊叫。城壁提他上了殿台，將脖向套兒內一入，把前用兩手鬆放，用腳將解役一踢，那解役便遊蕩起來。起初手腳還能亂動，隨即喉內作聲，頃刻間即辭人世。

城壁走下殿階，董瑋拜求名姓。城壁道：「此時交五更時分，無暇與公子細談，必須趕天明走出二□里內外方妥。」急將解役的衣服，揀長些的套在衣服外面，換了帽子；又把那口刀帶在腰間，銀兩揣在懷內；董瑋也通身改換。城壁將發遣部文扯碎，大聲說道：「公子快隨我去！」董瑋道：「恩公領我到那裡去？」城壁道：「離了此地，再商。」董瑋道：「我兩腿打傷，慢些走還可，疾走實是不能。」城壁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我背了你走。」董瑋道：「這如何敢當！」城壁道：「患難之際，性命為重，休多客套，快來！快來！」兩手將董瑋扶起，背在背上，放開大步，出廟門，向都中大路奔走。一氣去了□五六里，天色漸次將明，方才歇下。董瑋不安之至，又與城壁叩頭。城壁道：「公子你好多禮！」董瑋復問城壁名姓，城壁將自己行為，並冷於冰、金不換新舊事，略言大概。董瑋方知他是個俠客，倍加小心欽敬。城壁道：「江西，公子斷去不得；此外還有至親好友可安身的地方麼？」

董瑋道：「晚生實無處投奔，統聽恩公。」城璧道：「這好看我作難！我此番決意入都，都中又與公子不便；南方我倒去得，又恐被河東兩省人物色，若說把鬚髮剃淨，或可掩藏一二，我一個做丈夫的人，寧將此頭砍去，安肯改換鬚眉？不如公子且和我到都中尋一潛伏善地，避些時再想去處何如？況都中人山人海，那個便能識得你我？」董瑋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任憑恩公主裁！」說罷起身，董瑋忍痛後隨。

再說冷於冰自打發姜氏主僕赴成安，便架遁向雞澤縣來。到金不換門首叫門，裡面走出個老漢來，問道：「相公是那裡的？」於冰道：「不換金大哥可在家麼？」老漢道：「此人去有許久了。相公想還不知道？待吾略言大概。」遂將容留連城壁如何長短說了一記，於冰舉手告別。一邊走著，想道：「怎麼這連城壁又弄出事來，教我該從何地尋起？況我曾吩咐超塵、逐電二鬼，送姜氏主僕後，到此處回覆我話，我焉能在此久候？」又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初出家時，便去百花山，今何不再去一遊？」於是掐訣念咒，喝一聲：「土谷神到！」片到來了許多土谷神聽命。於冰道：「有我屬下二鬼，蓋他去成安縣公幹，你等可晝夜輪流在先時主不換門前等候；二鬼若到，可說冷法師在京西百花山，著他們到那邊找尋我，莫誤！」眾神道：「敢問二鬼是何形象？」於冰道：「一面色絕青，長牙朱發；一臉若噴血，碧眼白眉，身軀皆極高大者是也。」眾神道：「謹遵法旨。」於冰駕遁去了。沒有四五日，二鬼便到趙家澗，得了信息，如飛奔來。正行間，遠見道旁樹下坐著三個人，內有一紫面長鬚大漢，公差打扮，和一少年公差說話。超塵和逐電道：「你看這大漢子，到象咱家法師的朋友連城壁。」一句話未完，已到面前。逐電便站住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」超塵道：「待我問他一聲。」逐電道：「使不得！你我與他陰陽異路，況又無法師令旨，如何青天白日向人說起話來？」超塵道：「你說的是，休去！休去！」原來城璧和董瑋走了一天，即遇著董喜，是他的病好，心上放主人不下，於路趕來。主僕欣喜會在一處。這日剛過良鄉縣地方，三人在樹下少歇，猛見西南上來了個大旋風，比電閃還疾，走到他三人跟前旋轉起來，刮得塵沙滿面。城璧一連打了五六個噴涕。一瞬眼，那旋風飛去有七人裡。少刻，蹤影全無。董瑋道：「好利害大旋風！」城璧道：「正是，不知怎麼被他旋出我許多噴涕來！」三人揉眼擦鼻，又歇了一會，方向京都進發。超塵、逐電御風到百花山，找尋了好半晌，經過了數個大嶺，三餘個大小峰頭，卻在一小山莊，地名白羊石虎，方遇著於冰，交回神符，將姜氏主僕到成安話，細說了一遍。於冰大悅，將二鬼著實獎譽。二鬼又將路遇連城壁話稟知。於冰大喜，問道：「你們估計程途，他此時進京沒有？」二鬼道：「今日交午時分才見他，此刻還未必到蘆溝橋。」乾冰收了二鬼，即架遁到蘆溝橋坐候。至日光大西，方見城璧同兩個人走來。於冰笑迎上去，高叫道：「連賢弟久違了！」城璧聞聲一看，「哎呀」了一聲，跑至於冰面前，納頭便拜，於冰扶起。董瑋趕來問道：「此位可是舊交麼？」城璧喜歡得如獲至寶，笑說道：「這就是我日日和你說的那冷先生，就是我那結義的好哥哥，就是泰安救我的活神仙，你快過來叩頭！」董瑋即忙跪拜。於冰拉他不住，只得相還。叩拜起來，於冰將董瑋一看，見他骨格清奇，眉目間另有一種英氣，與眾不同，知是大貴之相。董喜也跑來叩頭，於冰扶起。笑問城璧道：「此兒是誰？」城璧道：「是董公子。話甚長，必須個僻靜地方好說。」於冰道：「此地乃數省通衢，不如趕進城去，到店中再說。」四人走到二更時候，在彰儀門外尋店住下。城璧將自己別後，並金不換、董公子事，細說了一遍。於冰向董瑋道：「公子只管放心，都交在冷某身上，將來定有極妥當地方安置。董瑋叩謝，三人直說到天明。於冰道：「都中非停留之地，五嶽之中，惟泰山我未一遊，何不大家同去走走？」城璧道：「兄弟生長寧夏，北五省俱皆到過，只是未到京師；今既到此，還想要入城瞻仰帝都的繁華，大哥看使得使不得？」於冰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使不得！我即陪老弟和公子一遊。只是你公差打扮，必須更換方好。可煩董管家到估衣鋪中，買幾件衣服，並頭巾鞋襪等類。」城璧忙取銀付與董喜去了。董瑋道：「晚生父親慘死此地，晝夜隱痛，實不忍閒遊。」於冰道：「此係公子孝思，請在店中等我們罷。」早飯後，董喜買辦回來，兩人更換衣中，城璧跟了於冰入城游去。

閒行到東華門後面，來了一頂大轎，馬上步下跟隨著許多人役。於冰站住，向轎內一看，不想是嚴世蕃。世蕃也看見於冰，吩咐住轎。於冰拉城璧連忙迴避。只見轎前站下了四五個人，聽他吩咐話，須臾坐轎去了。旋有八九個人趕到於冰面前，說道：「先生可姓冷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姓於。」又問城璧，於冰道：「他是舍弟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是中堂府內人，適才是做工部侍郎嚴大老爺傳你去說話。」於冰向城璧道：「你先回店中去罷。」眾人道：「這長鬚大漢，我們老爺也著他去哩。」於冰向城璧道：「我們同去走遭。」兩人隨眾人到嚴嵩府內。少刻，一人從內出來，向於冰、城璧將手一招，兩人跟了人去。到一大書院中，於冰看了看，是他初見嚴嵩的地方。須臾，世蕃從廳內緩步出來，笑向於冰舉手道：「冷先生真是久違了！」於冰正色道：「我不姓冷。」世蕃大笑道：「先生休得如此！家大人想先生之才，至今時常稱頌。」於冰道：「大人錯認了，我實姓於，是陝西華陰人氏。」又指著城璧道：「這是舍弟。」世蕃見不是冷不華，深悔與他舉手；頃刻將滿面笑容收拾了個乾淨，變成了一臉怒形，問道：「你二人可有功名沒有？」於冰道：「我是秀才，舍弟是武舉。」世蕃道：「就是秀才、舉人，也該見我跪著說話，怎麼這般大模大樣的，就該發部斥革才是！」又向兩旁家人道：「你們看這姓於的人，絕象數年前與太老爺管奏疏的冷不華！」眾家人道：「實是相象！只是冷不華到如今也有四五歲，此人不過象三來歲，到底有些老少不同。」世蕃又怒問於冰道：「你們在京都有何事？」於冰道：「因家道貧寒，耍幾個戲法兒度日。」世蕃聽說會耍戲法兒，便有些笑容，向於冰道：「你此刻耍一個我看。」於冰道：「我就要一個。」看了看面前有個大魚缸，缸內有五色金魚，極其肥大可觀。於冰用手往上一招，那缸內水隨手而起，有一丈高下，和缸口一般粗細，倒像一座水塔直立起來；又見那些五色金魚，或跳或伏，或上或下，在水內遊戲。世蕃大笑，叫「好！」眾人亦稱道不絕。於冰將手一覆，其水和魚兒仍歸缸內，地下無半點濕痕。世蕃道：「此非戲法，乃真法也！可領他們到外邊伺候，轉刻還要用他們。」家人等領於冰、城璧到班房內。

須臾，裡向發出幾副帖來。待了半晌，見一頂大轎入門，是兵部侍郎陳大經；轉刻來了工部侍郎兼通政司正卿趙文華，太常寺正卿鄒懋卿；又一會見棍頭喝著長聲道子，直入大院內，後面一頂大轎，跟隨的人甚多，是都察院掌院加宮保兼吏部尚書夏邦謨，穿著蟒袍玉帶。嚴世蕃大開中門，迎接入去。於冰低聲向城璧道：「此上等門下，也比前幾個待的又體面些。」少刻傳於冰和城璧入去，又不是頭前那個地方了；見正面大廳上，並東西兩邊，擺設著兩架花卉圍屏，俱是筆墨勾勒出來的，屏內有許多粉妝玉琢的婦女。正中一席夏邦謨，左右是陳大經、趙文華，東後鄒懋卿，西席嚴世蕃，下面家丁無數。於冰、城璧走入廳內，朝上站住，邦謨道：「這秀才便是會耍戲法兒的人麼？」世蕃笑應道：「是。」邦謨道：「這兩個人的儀表皆可觀，自然戲法兒也是可觀的了。」世蕃向於冰道：「各位大人皆在此，你可將上好的頑幾個，與眾大人過目。」於冰道：「容易！」見世蕃桌旁站著個三四歲小家人，於冰笑著道：「你來！」那娃子走到跟前，於冰道：「你可將渾身衣服盡行脫去，止留褲兒不脫，我頑個好戲法兒你看。」那娃子不肯脫，世蕃道：「著你脫，就脫了罷！延挨什麼？」那娃子無奈，只得將衣服脫去，止穿了一條褲兒。於冰將他領到庭中間，在他頭上拍了兩下，說道：「你莫害怕！」那娃子被這兩拍，和木人泥塑的一般。於冰將他抱起，打了個顛倒，頭朝下，腳朝上，直挺挺立在地下。眾官皆笑。趙文華道：「你將這娃子倒立著，這娃子大吃苦了。」於冰道：「大人怕他吃苦麼，我就著他受用去。」將兩手放在那娃子兩隻腳上，用力一按，口中喝聲：「入！」只見那娃子連頭和身子已入在地內一半，只有兩腿在外。廳上廳下沒一個不大驚小怪。夏邦謨站起來，大睜著兩眼，向眾官道：「此天皇氏至今，未有之奇觀也！」眾官一齊應道：「真是神奇！」趙文華舉手向世蕃道：「我等同在京中仕宦，偏這些奇人就到尊府，豈非大人和太師大人福德所致麼？」鄒懋卿幫著說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我輩實叨光受庇不淺！」世蕃大悅。陳大經問於冰道：「你是個秀才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你是北方人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是。」大經問罷，伸出兩個指頭，朝著於冰臉上亂圈，道：「你這秀才者，真古今來有一無二之秀才也！我們南方人再不放藐視北方人矣！」邦謨道：「於秀才，你將這娃子塞入地內半載也好一會，若將他弄死，豈不是戲傷人命？」於冰笑道：「大人放心，我饒他去罷。」說罷，又將兩手在那娃子腳上一案，說聲：「入！」一直接入地內，蹤影全無。廳上廳下大嘆了一聲，內外男女無不說奇道異。邦謨拿了一大杯酒到於冰面前，說道：「你是真異人，惟我識得你，改日還要求教你內養功夫。」於冰道：「承大人親手賜酒，但生員戒酒已二三年，著我這長鬚兄弟代飲何如？」邦謨將城璧一看，笑道：「他吃了，和你吃了一

樣。」於冰接來，遞與城壁，城壁一飲而盡。邦謨歸坐，眾官方敢坐下。

世蕃道：「大人既賞他酒，命一家人與他榮華已足，怎麼親自送起酒來？」文華接說道：「夏大人果然太忘分了！他如何當受得起？」鄒懋卿說道：「二位大人有所不知。《易》曰：天道惡盈而好謙。又曰：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。我夏大人以天道君子為法，故有此舉。」說罷，自己啞的笑了。陳大經又伸出兩個指頭亂圈道：「斯言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！」文華道：「於秀才！這娃子係嚴大人所最喜愛之人，你今弄他到地內去，也須想個出來的法子才好！」於冰道：「現在大人面前，著我那裡再尋第二個？」文華道：「真是見鬼話，我面前那裡有？」於冰用手一指道：「不在大人面前，就在大人背後。眾人開看，果見那娃子赤著身體，在文華椅子後面站著。廳上廳下又復大噓了一聲。文華將那娃子細問，和做夢一般，全不知曉。陳大經又伸著指頭亂圈道：「此必替換法也！吾知其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神乎，技矣！」世蕃道：「於秀才！你可會請仙女不會？」於冰道：「請真仙女下降，與別的戲法不同。我係掌法之人，必須在這廳上，也與我二人設一桌素酒席，方能請來。」世蕃道：「一桌酒飯最易，你門還是站著吃，坐著吃？」於冰道：「世人那有個站著吃酒席人？自然也是坐著。」世蕃道：「斷使不行！」於冰道：「大人們若怕褻尊，這仙女就請不成。」邦謨道：「我久有此意，請這於秀才坐，又怕眾位大人嫌外，況我們今日原是行樂，何必以名位相拘？」陳大經伸著指頭又圈道：「誠哉，是言也！」文華同懋卿齊說道：「他二人係武舉、秀才，也還勉強坐得。」世蕃道：「既眾位大人依允，小弟自宜從權。」隨吩咐家人在自己桌子下面，放了一桌素酒席，於冰、城壁也沒什麼謙讓，竟居然坐下。頃刻間，酒泛羊羔，盤堆麟脯，三湯五割，極其豐盛。於冰見城壁食用已足，向眾家人道：「不拘紅黃白土，拿一塊來。家人們立刻取到。於冰在東邊牆上空闊處，畫了兩扇門兒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用手一指，大喝道：「眾仙女不來，更待何時？」只聽得門兒內吹吹打打，曲盡宮商。眾官修謹凝眸，含笑等候。少時起一陣香風，覺得滿廳上都是芝蘭氣味；香氣過處，門兒大開，從裡面走出五個仙女來，那門兒仍舊關閉。但見：

蘭麝芬馥，或穿金縷衣，紫電衣，翠雲衣，鮫綃衣，無縫衣；裊裊乎，露幾行媚態。環叮叮，也有山河裙，八卦裙，波紋裙，珊瑚裙，鶴羽裙；稜稜乎，凝百道晴霞。面和皎月爭輝，眸光溜處，總然佛祖也銷魂；神將秋水同清，笑語傳時，任爾金剛亦俯首。罡風道上，不聞轉轆之音，太虛影中，難描踐趾之跡。

正是：

霓旌朱蓋雖不見，玉骨冰肌卻飛來。

眾官一見，俱皆魂銷魄散，目蕩神怡。那五個仙女走到廳中間，深深的一拂，隨即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婷婷裊裊，錦簇花攢，端的有裂石停雲之音，霓裳羽衣之妙。世傳紅兒、雪兒，又何能比擬萬一也。歌舞既畢，一齊站在於冰桌前。眾官嘖嘖贊美。惟陳大經兩個指頭和轉輪一般，歌舞久停，他還在那裡亂圈不已。於冰道：「我意欲煩眾仙女敬眾位大人一杯酒，可使得麼？」眾官亂嚷道：「只怕我們沒福消受！」嚴世蕃手舞足蹈的喊叫道：「快拿大杯來！」於冰道：「倒是大碗爽快。」世蕃道：「大碗更好！」眾家人將大碗取至，五個仙女各捧了一碗酒分送，慌得眾官連忙站起，都說道：「有勞仙姑玉手，我輩惟有捨命一干而已。」內中有量大的，量小的，無不如飛吃過，五仙女又站在於冰桌前。下冰見夏邦謨已斜倒在椅上，口中流涎；陳大經、趙文華也有酒態；鄒懋卿搖動起來；惟嚴世蕃和不曾吃一樣。於冰揀了個第一妖豔的仙女，吩咐道：「你去敬嚴大人兩碗。」那仙女滿酌瓊漿。到世蕃面前，微笑道：「大人飲貧道這碗酒。」世蕃手忙腳亂站起來接去，一飲而乾；又是第二碗奉上，世蕃向於冰道：「於先生，我要叫這位仙姑陪我坐坐，你肯通融麼？」於冰笑道：「最易不過！」世蕃大樂，急讓仙姑坐在自己膝上。陳大經、趙文華大嚷道：「世上沒有個獨樂的理！」於冰又吩咐眾仙女去分陪吃酒。這幾個官兒，原都是酒色之徒，小人之尤，那裡顧得大臣體統，手下人觀瞻；任你攬一個，我抱一個，混鬧了一堆。嚴世蕃將那女仙抱在懷中，啞舌握足，呻吟不已。於冰向城壁道：「我們可以去矣！」用手將各桌連指了幾指，只見五個仙女改變了四個，衣服發髻通是時樣裝束。世蕃猛瞧見他第四房如意君，坐在趙文華懷中，口對口兒吃酒；陳大經抱住他第七房最寵愛的美姬親嘴啞舌，著實不成眉眼；夏邦謨、鄒懋卿兩人都醉倒，是他第九房和第十房陪坐。世蕃看見，不由得心肺俱裂，大吼了一聲。這一吼才將眾婦人驚醒，心上方得明白，也不曉得怎麼便到大庭廣眾之地。一個個羞得往屏後飛跑。那第七房如意君，也急得要跑去，被陳大經攔住，那裡肯放，還要吃嘴；被婦人用力在面上打了一掌，打得鼻孔中出血，方才奔脫。嚴世蕃低頭看他自己抱的仙女，不想是他五妹子，係嚴嵩第三房周氏所生，才九歲，還未受聘，世蕃大沒趣味，連忙丟開。那小姐忽然心上明白，做女孩兒的心上羞愧得要死，沒向的跑入屏後去了。世蕃喝令：「快拿妖人！」眾家丁卻待向前，於冰拉了城壁跑至夏邦謨背後，將袍袖擺了幾擺，眾家丁便眼花繚亂，認趙文華為於冰，又認陳大經為城壁，揪翻在地，踏扁紗帽。扯碎補袍，任意腳踢拳打。鄒懋卿醉中看見，急得亂喊道：「打錯了！打錯了！」於冰用手一指，眾家人又認他為於冰，揪倒狠打。嚴世蕃看得明白，見於冰、城壁端端正正站在夏邦謨椅後，沒一個人去打，反打的趙文華等，苦難心上，氣憤不過；喊罵眾家丁，又沒一個聽他，氣極了，親自來拿於冰，被城壁一拳打的跌了四五步遠，一頭碰在桌尖上，腦後觸下一窟，鮮血直流。於冰又將袍袖亂擺，眾家丁便彼此亂打起來。於冰趁亂中，拉了城壁出府去了。夏邦謨醉中驚醒，只當又變出什麼好戲法兒，如此喧鬧，他也不睜眼，口裡還大贊道：「精絕！妙絕！」

正是：

狡兔藏三窟，獼猴戲六窗，神仙頑鬧畢，攜友避鋒芒。